

三个饺子

月光暖暖

外面一阵笑声,他们又让春晚哪个节目逗乐了。今年,都到我家过年,让我一个人擀面片,越擀越烦。老妈也是的,不说帮我擀几个,连包钱的饺子也没给我捞过。我忙乱地努力擀着,她老人家却不断催促,擀得咋样了?

两三个面剂子重叠在一起擀,薄厚难掌握,只得一个一个擀。硬要赶时间包饺子,馅放得多,面叶撑得过大,饺子底部皮薄,经水中一煮易烂。咱没有餐馆饺子工的技艺,就要耐住性子。吃饺子也是图个吉利,谁想大年初一煮锅烂饺子?

在这样的日子,家人围桌而坐,自愿参与包饺子。可我偏偏钟爱这样的时光,不单单是喜欢吃饺子,更多的是在烟火气中享受其乐融融的感觉。

擀面工变成搬运工,我将擀好的面皮送到餐桌簸箕里。不是为了监工,只是喜欢热闹。往常这个时候爷爷坐在阳台上,今儿却从阳台移驾到餐桌前剥蒜头。外甥爱吃饺子,老妈总是惯着,一到家里来,就包饺子。女儿说:“有次,奶奶和哥哥在家包饺子,包到一半,奶奶去楼下接水,等回来,哥哥把饺子全部包完了。”故事一说完,悄悄对我说:“有个秘密,奶奶不让我说,你等着。”

案板右边几个面剂子,不是我存心想遗漏的。故乡流传着大年初一不用刀的习俗,面团不用刀切用手揪难擀圆,面剂子得按压后再擀。面叶在手里不停转动,擀面杖在另一个手里前后滚动,擀着擀着手掌就疼,很想有人换下我。我出生时,妈妈患了类风湿,20年前手指关节肿大变形,指头攥不下去,医生会将面戳个窟窿。姐姐擀的面皮整片厚度一样,不能中间厚四周薄。三个大男人不会擀饺子皮,所以艰巨任务就落在我身上。

擀到接近尾声有点不耐烦,擀面杖在案板上敲了两声,也许听惯了,没人好奇出现了什么状况。女儿跟手跟脚跑过来:“妈妈,没面片了。”饺子皮在外面买省事,可老妈嫌外面买的皮厚,老人和小孩吃了难消化,非要在家里擀。坏情绪就这样发泄一通手掌相互揉搓三五遍,接着擀。想着家人吃着热气腾腾的饺子,心里洋溢出喜悦,顿时感觉手上有使不完的劲儿。我有点急了,弯下腰猛擀,擀面杖抡得越发欢实起来。

擀完最后一面叶子,我没有立刻去休息。留下老妈一人坚守“阵地”,其他人被驱赶走,看春晚回放。我想要帮忙,老人家怕我会发现什么秘密,硬是差使我重新调碗蘸水汁。大过年的不能让老妈说翅膀硬了就不听她的话,只好按她的吩咐办。

水开了,饺子下锅。先倒一勺盐,再下饺子。一个个白胖子像莲湖里的白鹅一样,有的悠闲地游着,有的潜入水中,有的跳起芭蕾,锅里一下子变成欢乐的池塘。等水滚开三番后,饺子就熟啦。餐桌中央是三素一荤四盘菜,四周盘子里是各人的饺子。别人盘子的饺子堆了起来,我的盘子里怎么只有三个?

疑惑地暗自埋怨起来。我的饺子比他们的略大,圆肚皮两侧翘着尖尖的头,像可爱的小白兔竖着耳朵外,再没异样。大家参与了同样的劳动,如果我偷懒睡大觉逃避劳动,我能想通。就算嫌我胖,好歹吃个七八成饱不是。近来没做错事说错话呀!竟这般区别对待。他们个个筷子抢得快,我越来越生气,立刻变脸,发泄心中的愤懑:“为啥我只有三个饺子?”妈妈神秘地说:“赶紧先吃了这几个再说。”她话音一落,我心里一沉,接着又问:“还有没?”她笑嘻嘻地说:“多着哩。”我有些不解,难道真有什么秘密吗?夹起饺子咬了一口,牙硌得疼,筷子捅开一看,呀,是块硬币。第二个、第三个也都有硬币。钱是一元的,一共三元,亮晶晶的。老妈说,硬硬地洗了又洗,专门从家里带来的。这时,大家抬头看着我。难怪与慌乱席卷而来,我这是怎么了?妈妈说:“劳动好的运气好,过了本命年,财运来了,运气来了。”我卸掉心中的包袱,一时忍不住笑出声。紧接着,妈妈又端来一盘饺子递给我。她说:“记住,手心手背都是肉,一个都不会亏待。”

埋头吃着,眼泪流了出来。女儿问:“咋哭了?没吃出包着钱的都不哭,羞羞羞!”我说:“你以后就知道了,有妈的孩子是个宝。”女儿瞪大眼睛了起来:“我才是宝呢!”



桐籽灯

远方

冬阳如春。

那天下乡,路经一个大山沟,车子停在山脚下的大路边。当我们从河边折回准备上车时,无意间我眼前一亮,看到一堆碎石中安然地躺着几个油桐籽,黑皮还没有剥开呢。我弯腰捡了起来,拿在手上把玩好久,就像见到了久违的老朋友。同行的小张看我如此深情地久注视着油桐籽,笑着说:“你捡了几个烂桐籽,稀奇得让人以为你捡到金元宝了?”听着同事的话,关于桐籽的故事挤开记忆的闸门涌了出来……

桐籽在我们童年时代是很常见的一种油料作物,那时商镇粮站还收理,一斤桐籽要卖好几毛钱不说,还给奖励布证(票)呢。记得一年秋天,我去万湾东塬上外婆家,在桐树底下桐树园玩耍,捡到了好多桐籽,把袄兜兜装得满满当当。回到外婆家后,把包裹在桐籽的外面一层皮剥开,露出蒜瓣似的桐籽,不同的是桐籽是黑色的。外婆告诉我,桐籽可以卖钱。打那以后,我上坡干活时就时刻注意捡拾桐籽了,那年我捡的桐籽还挣了好几块钱和好几尺布票呢。

桐籽是油料作物,可以打油。当时人们撑的雨伞、家里的柜等都要用桐籽打的油漆几遍,经过桐籽油过漆的家具物件不仅闪闪发光,还不漏水、不会腐烂。我一个堂兄结婚匆忙,老丈人家给女儿做的陪房嫁妆只用红洋漆染了几遍,嫁妆虽是红色,但色泽不透亮、不鲜艳,总有一些美中不足的遗憾。伯父就托熟人从粮站买了两斤桐籽油,找木工给油漆得明光锃亮,人站在前面就如同照镜子似的清晰。

上初中时,我们教室就在二郎庙隔壁的老爷庙里。几个土疙瘩一垒,泥巴抹光,再往上面架一块三十多公分七八尺长的木板,这就是书桌。凳子是我们从家里带的,五六个学生摆成一排坐在木板后面。教室里后墙和东西山墙没有一丝采光,前檐墙上有两处小小的方格窗子。到了冬季,上早读时教室一片黑。班主任号召大家从家里带灯,条件好的同学拿一个蓝水瓶,灌一些煤油,点着灯读书,周围一圈学生都跟着沾光借亮;有的同学把灯做好,再向周围同学一人收一分钱灌煤油。我家经济条件差,自外婆告诉我桐籽可以点灯照明后,我上坡拔猪草、捞红薯时,都留心捡拾散落在山坡上的桐籽,把它珍藏起来,准备到冬季上学早读时点着当灯用。尽管桐籽点着后烟大,一个早读就把人的鼻孔熏成了黑圈,流出的鼻涕如同黑锅墨子染了似的,但同学们都还挤在一块,张大嘴巴、拉长声音朗读课文。

岁月流逝,今非昔比。现在教室里日光灯、电棒都看不上了,用上了LED灯,光线好,还省电,不伤眼睛。尽管桐籽灯距离现在已五十多个寒暑了,但它却牢牢地镶嵌在我的记忆深处,萦绕脑际,挥之不去。

感谢当年的桐籽灯,它不仅给了我童年时代的美好记忆,更培育了我好学上进、自强不息的品质。

上元节赏月

张宏震



壬寅年正月望日,是为上元佳节,风煦日暖,阳气升腾,万物复苏。晚餐罢,看夕阳西下,晚霞满天,遂约家人登山赏月。

与夫携女三人牵手一路行来,至馒头山顶,已暮云四合,夜色阑珊,游人甚少,灯火通明,安静祥和。举目东望,一轮明月出于东山之上,粲然若金,光虽暗,色愈黄。有星黯然缀于天幕。俯视山下,万家灯火,星

星点点,缀连成片,辐射四周,似佛光浮于山边,与天幕相连。

山顶云蒸楼,矗然而立,华灯辉映,朱楼丽阁,翘檐若飞,琉璃瓦柱,明月斜挂,顶天立地;雕栏玉砌,勾连四周;柳烟如霭,光影叠加,投于广场,斑驳陆离。山下烟火漫卷,人声鼎沸,隐隐约约,时远时近。

刹那间,却见圆月如斗,悬于天幕,星耀银汉,锦绕玉盘,清辉万里,素华光

洁,灯火失色。寒星点点,清亮异常。当此时也,仰观皓月,心宇澄澈,烦忧俱忘,惟恍如沐春风,飘飘乎不知余之所在,恍恍乎忘吾之所以。似有所思,似无所思,心悠悠荡于万里之外,魂渺渺游于太虚之中。忽而山下鞭炮声起,不绝于耳,有烟花如流矢,瞬间升空,砰然绽放,璀璨似霞,华艳似锦,光彩夺目,绚烂夜空。遂依栏而望,东西南北,火光四射,鞭炮齐鸣,此起彼伏。

当此时也,满城灯火璀璨,一轮明月当空,流光溢彩,万家团聚,盛世空前。

遂与夫、女语曰:“今日赏月,不负于天,不负于地,不负盛世,不负此月色,于此团圆,亦人生一趣矣!”不禁心生祈愿:一愿山河无恙,岁月静好;再愿国泰民安,新岁丰年;三愿盛世繁华,人间向暖。

遂留影于云蒸楼,牵手于月华中,迢迢而归。

老家的风箱

陈静

周末,在大荔县老家的厨房,奶奶在案边切菜,我一手拉着风箱杆,一手往灶膛里放柴火,5岁的女儿对“呼呼”的风箱充满好奇。

女儿盯着风箱看了一会儿,伸出小手抚摸风箱杆,一会儿盯着推拉杆和进风口“呼呼扇扇”动的小木板,一会儿盯着灶膛里燃烧的柴火。这是女儿第一次认真地观察风箱,以前每次回老家她并没有注意过。

我告诉女儿,这个木板做成的箱子叫作风箱,通过推拉中间的木板,让空气在木箱内循环流动,再从出风口不断地吹出气流,就像吹气球一样,风箱拉动,灶膛里面的火势会变大,温度变高,锅里的馍馍就会熟得很快。

女儿显然没听懂我的解释,她拾起地上的木柴,小心翼翼地扔进灶膛里,弯

腰探头观察灶膛里的木柴燃烧的过程。

老家的风箱杆手握的部分已经被磨得只有手指般粗细。奶奶说,这个风箱最少有70年的历史了,她60多年前嫁到两宜镇的时候,家里就用的这个风箱,那时候风箱杆的上下两部分已经不一样粗了。83岁的爷爷说,这个风箱是他小时候父辈分家时得的,那时候一个风箱算是家里的大件家产,从他记事起家里就用这个风箱,所以这个风箱的历史应该有80年了。

在爷爷和奶奶讨论风箱年限的时候,奶奶又开始了她经常挂在嘴边的感叹,“以前人们常说好日子就是‘点灯不用油,耕地不用牛’,没想到这样的好日子还真能实现,啥都有专门的机器,照明有电灯,收麦有收割机,做饭有电磁灶,现在拉风箱烧火都不多了。”

我的印象中,小时候家里风箱用的次数并不多,我也像女儿一样玩耍般拉过几次。后来父亲将家里的风箱拆卸,和做木匠的三爷爷一起用那些木料,为学画画的姐姐做了个画板。为此,母亲埋怨了父亲很久,她觉得那个风箱出风很利,做饭还能用得上。渐渐地,家里用上了煤气灶、电磁灶,母亲才不再提风箱的事情。

在大荔老家,做饭必备的风箱具有七八十年的历史,爷爷奶奶住的房子历史更加悠久。爷爷说,房子的地基和房屋框架是他的爷爷修建的,后来修葺过几次,主体却一直都没有动过。

老家的房子和现在路边随处可见的二层小楼不一样,是典型的关中土木老瓦房,就像大多数关中传统的房屋一样,房子的整体色调和黄土地板其搭配。房子的墙是土墙,用胡基砌成,再用

黄泥土加秸秆粉刷外表,瓦为小青瓦。两边山墙用青砖垒成墙基或檐口,这样更加结实。屋内的炕也是冬天取暖必备。那时候的房子都有几根巨大粗壮的木柱子,来支撑整个房屋的构架。奶奶经常对女儿说:“要好好学习,长大了做盖房子的大梁,不做边角料。”想来,奶奶口中的“大梁”就是那几根木柱子般的存在。

每当村里有人问爷爷老房都那么老了,怎么不盖新房时,爷爷总会笑着说,儿女们已分别在北京、西安、渭南发展并定居,他和奶奶加起来160多岁的人了,盖了新房也住不了几天,就不浪费资源了。

对爷爷奶奶来说,不管是风箱,还是土木老瓦房,他们从未想过更换,他们觉得风箱烧火更利,老房子住着更舒服。我想,或许,那不仅是一种生活习惯,也代表了几代人的记忆吧!

商洛山

(总第2296期)

刊头摄影 惠晓丽



席忍学

开车将近10年了,行驶途中经常会遇到小狗、小猫突然横穿公路的情形。每当这个时候,眼前总会浮现出欢欢的影子,便不由自主地按喇叭、减速。

欢欢是一只狮子狗,儿子的好朋友送给儿子的。那时,儿子还是十二三岁的小孩子,他的朋友看他孤单内向的样子,就把他家狮子狗下的狗仔中最漂亮的一只送给儿子,并事先给它起好了名字——欢欢。

欢欢名副其实,小小的体形,短短的小腿,但跑起来欢实得很。刚到我家,欢欢因陌生而胆怯、沉默,总是静静地卧在临时给它安顿的窝里。那时,家里住房面积小,还没有阳台,看来去没办法在城里养它,就和儿子商量,把它送到乡下

老家去了。就这样,城里的洋狗来到乡下,过起了土狗的生活。

过了段时间,儿子和朋友专门回乡下看了一次欢欢。回来后高兴地说:“欢欢见了他们太高兴了,一会儿汪汪地叫唤着,一会儿摇头摆尾,一会儿扑到他俩身上,一会儿在地上打滚,比在城里欢实多了。”听了儿子的叙说,我心里踏实多了。因为,我总是担心它不适应乡里的环境,变得沉默寡言。

往后的日子里,我把要扔的肉皮、骨头等收集起来,贮藏在冰箱,回乡里的时候给欢欢带着。渐渐地,欢欢和我也熟悉了。我一进家门,欢欢高兴得叫唤着,不停地摇尾巴,一次又一次地往身上扑,我

给它说:“好了!好了!”它还是不停地表演着,表达着它对我的友好、热情。左邻右舍也非常喜欢它,见了我说:“你家的狗灵醒得很,下狗娃了给我留一只。”

回到城里后,我给儿子说起欢欢在乡下的生活情形,儿子说:“狗不能绑着养,绑得时间长了就变痴了,就像娃娃,把他整天圈在家里,时间长了就变痴了。”

再往后,每次回老家都要问一下父母,欢欢到处乱跑,咬人不?父母说,欢欢从不咬人,家里来了生人至多叫唤几声,给它说声“不要叫唤了”,它就不叫唤了。

活泼可爱的欢欢不只是灵醒、善良,而且不挑食,它最爱吃的是土豆。家里的土豆多的是,父母年年种,欢欢也从不缺它喜

欢的食物。土豆喂养着欢欢一天、一年年地长大,直到生了两只小狗仔。狗仔也长大了,欢欢依然调皮得像小孩子。

好长时间没回老家了,冰箱里为欢欢积攒的骨头逐渐多起来,我忽然觉得该回老家一趟了。推开院门,静悄悄的,听不到欢欢的叫唤,喊叫“欢欢”的名字,也没有一点动静。父母告诉我,欢欢一个月前被一辆跑得很快的小车撞了,没有一点伤,也没流一点血,安静地走了,埋在门前那棵核桃树下。

我默默地走到埋着欢欢的核桃树下,把骨头也埋到里头,并在心里责备着那位漠视生命的司机。

有时候狗比人更有情有义,狗的生命、动物的生命同样值得尊重!